

# 苦楝花开忆流年

■ 吴佰洋

故乡老屋的篱墙边,有棵苦楝树静静立了几十年。粗黑的树皮爬满沟壑,像老人掌心纹路,刻满岁月沧桑。它是我的牵绊,一头拴着清明时节沉甸甸的哀思,一头系着童年时光滚烫的欢喜。悲喜交织,成了心底最柔软也最酸涩的念想。

清明前的风,总带着潮气,苦楝花就在凉风中悄然绽放。细碎淡紫小花簇拥枝头,不艳不烈,香气清苦幽微,缠满扯不断的离愁。这花一开,父亲便早早起身,去村头豆腐坊割一块方方正正的嫩豆腐,白润润,透着豆香,再备上纸钱香烛,坐在苦楝树下静静整理。父亲说,埋在村口岭上的大娘爱吃豆腐,他能长大,全靠大娘。大娘就是我奶奶。

他父亲我爷爷,先娶了大娘,连生了四个女儿。大娘明白爷爷的愿望,狠下心,将自己的二女儿托付给邻镇的理发匠,攥着换来的微薄银钱,帮爷爷另娶了一房室,才有了父亲。可爷爷早逝,生母要带其亲生的一子两女改嫁,是大娘死死拦下留下一子,守着破老屋,日夜操劳,一口粥一口水把父亲拉扯成人。

父亲说,大娘不是亲娘,却倾尽所有,一生清苦节俭,唯独爱吃一口嫩豆腐。更遗憾的是,父亲去当兵时大娘走了,父亲回家时,村民带他到岭上说“这就是你大娘”。每年清明祭拜,父亲定会小心翼翼端上一碗豆腐,摆在大娘坟前,没有珍馐,却是他藏了半生的感恩与念想……我在树下听着故事,风卷落花簌簌落下,像漫天泪雨,飘在父亲泛红的眼眶,飘在那块温润的豆腐上,没有痛哭失声,可那份思念与悲情,却随着清苦花香,沉在心底,这是童年最早读懂的,刻进骨血的悲凉。

苦楝花谢,盛夏轰轰烈烈而来,老树撑开浓密绿荫,瞬间驱散春日阴郁,成了我们的欢乐秘境。枝头挂满青溜溜的苦楝果,圆滚滚硬实实,是天然的弹弓子弹。我们三几个小伙伴削好木弹弓,装上旧皮筋,用竹竿摘果,很快布兜胀鼓鼓了,我们满心都是雀跃。

树上最勾人的,是通体乌黑的“吱喳”蝉。它性子极呆,从不长鸣,每次只叫三四十秒,声音响亮,一叫完便振翅换个地方再叫,故意逗引我们。大黑蝉飞到苦楝树上我是最开心的,因为苦楝树树形开张,隐蔽处少。我们循声蹲在树下屏息静候,大气不敢出,攥着弹弓的手沁出细汗,大黑蝉叫得最响时也是蝉最放松警惕时,我立刻拉长皮筋,青果“嗖”地射出,十发八中,有时失手打中枝条,也惊得黑蝉仓皇飞逃,我们追着它跑,满头大汗也不肯罢休。池塘边也是战场,苦楝树青果破空溅起水



吴佰洋 摄

花,吓得蟾蜍扎进深水;遇见邻家黄狗,便轻弹它尾巴,看它夹尾窜走;看到哪只鸬鹚头最凶,我们对准鸭背轻拉弹弓送上一“子弹”,由于没“满弦”,鸭子只惊飞,不伤筋骨就躲过大人问责……嬉闹声、蝉鸣声、鸭叫声混着青果涩味,把夏日搅得滚烫热闹,与春日的沉静,形成极致反差。

秋霜落尽,寒冬来临,苦楝叶枯黄飘零,青果凝成一树金黄,果色诱人,却味苦不能食,像极了大娘的一生,熬尽苦楚,未享清福。我们捡地上的金果把玩,树下没了喧嚣,只剩清冷,唯有老树挺立,守着老屋,守着大娘留下的点滴温暖。

这棵苦楝树,生来便带着一个“苦”字,花香微苦,果实苦涩,连生长的岁月都浸着清苦。可它却在苦中扎根、苦中开花、苦中结果,把苦涩熬成绿荫,把艰辛化作用处,它木质坚硬细腻,是做农具家具的良材,默默奉献全部价值。苦楝树正如那辈人一样,日子再难也挺直腰杆,苦里照样能活出滋味。

如今我离开故土在城市工作生活,苦楝树已成记忆剪影,可清明落花、祭前的嫩豆腐、盛夏的吱喳蝉鸣,依旧清晰。一树花开,是自然的恩赐;一树青果,是童年的欢颜;一树苍虬,是父亲挥之不去对大娘的思忆。苦楝树,缠绕着我童年的青涩,记述着一个家庭的苦乐。

一花开,满目生机与嫣然。一念起,满心温热与怅然。

## 菠萝的海(外一首)

■ 梁云山

是红土地献给南海的礼物  
还是琼州海峡对雷州半岛的谢意

风从蔚蓝吹向翠绿  
甜从翠绿涌向蔚蓝

那飘扬的风箏  
牵着包饰丰收的彩带

小彩

小彩带着小男孩,从香港来  
走进北部湾畔的红土诗韵

小男孩胡跑乱动  
小彩端坐着,一动不动

诗声与涛声在缠绕  
小彩的眼光在闪烁

那天小彩和我打过三个照面  
说过两句半话

小彩那未说出的半句话  
是随着自己的眼神,突然缩回去的

几个月过去了,小彩那外套的鹅黄  
依然占据着,椰林的天空

## 诗五首

■ 谢鹏

清明寄思

清明时节物华新,烟锁青山草自茵。  
碧水东流人已逝,相思无尽泪沾巾。

题仙人洞

禾雀花开弄舞轻,烟岚云岫玉壶清。  
危阶直上银飞泻,竹海苍茫鸟不惊。

题玉湖水库

绿湖凝玉起岚烟,万顷波光接远天。  
云岫连绵舒画卷,风清气胜自悠然。

题镇安吉渡

镇安吉渡越千年,连理双榕一线牵。  
江畔风光添雅趣,晴空碧水映尧天。

大岭赏橘花

大岭春来橘溢香,文朋相约探花忙。  
晴光煦暖风和畅,尽揽清芬兴味长。

## 铁匠(外一首)

■ 朱积

打出的菜刀、锄头、火钳  
锈了又打,锈了又打  
飞溅到身上的烙印  
锈了一层,又一层

酷暑难耐时  
他决心把太阳打扁

烧红的太阳  
那些铁锈和杂质  
像着火的云霞

山头是铁砧  
铁锤砸得火光四射

太阳越来越红亮  
锤声叮叮又当当。入夜  
打出一个薄薄的飞碟

孙子扔进夜空  
变成了月亮

春天

像铃声响过  
小朋友涌向操场

跳跃、追逐  
拍动翅膀

一个个  
挣脱阳光的搂抱  
奔跑成一簇簇春光

万物燃烧。  
花影,在风中打旋

不是梦境  
暗红渗透泥土  
拱动的根须  
亮起灯盏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 小说连载

35

# 网恋

■ 叶进雄

这时,父亲也扛着锄头从林地方向走下来,额头上还带着汗。“树苗都挺精神,水喝饱了,根就该扎实了!”他的语气里带着庄稼人看到作物生根发芽时的笃定和期盼。

看着父亲满足的表情,感受着母亲无声的支持,徐薇心头的暖流更加汹涌。这片土地,这些乡亲,还有远方坚定支持的王律师,成了她脚下最坚实的根基。

“爸,妈,”她的声音轻缓却无比清晰,“这才刚开始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

父亲咧嘴一笑,露出被阳光晒得更黝黑的牙齿:“路长不怕,咱一步步走!咱云河的根扎得深着呢!你看,连这些扁毛小鸭子都知道,回了家,就撒欢儿!”

母亲嗔怪地拍了一下父亲的胳膊:“这可是阿薇的鸭兵鸭将!”随即又转向徐薇,眼神温柔,“别有太大负担,累了就歇着。咱家的地,自家的孩子做点事,天经地义。”

徐薇重重地点头。回家的意义,在这一刻无比清晰地展现出来。这里不仅是避风港,更是她重新挺直脊梁、挥洒汗水和证明自己的战场。那些冤屈和不公已成过去,沉香的树苗会在时间的力量下沉潜积累,而雏鸭的欢叫正预示着

新的生机。她的未来,像脚下流淌不息的云河水,虽然时而激荡,但终将汇入广阔海洋。

夕阳的金辉将山坡、河滩、忙碌后的一家人,以及嬉戏的鸭群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橘红色。徐薇深深地吸了一口饱含着泥味、草香和水汽的空气——这是自由的气息,是希望的味道,是属于她的,新的起点。她弯腰,轻轻用手指触碰了一下还在好奇啄她鞋边的那只小鸭子的脑袋。

“加油吧,小家伙们。”她低声对自己,也对眼前这片倾注了所有希望的土地说,“我们一起,慢慢来。”

河面上,更多的涟漪在扩散,夕阳的余晖在水面跳跃,仿佛无数点亮的星光,随着流淌的河水,执着地奔向远方。

## 第十六章:沉香鸭

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在云河村后山那片日益葱郁的沉香林上。露

珠在厚实的深绿色叶片上滚动,折射出细碎的光芒。比起当初孱弱的小苗,这片林子已有了勃然生机。徐薇身穿耐磨的工装裤,像往常一样巡林。她的指尖拂过几棵主干尤为健壮、木质纹理间开始透出奇异光泽的树——那些孕育着“奇楠”的珍品。她的目光带着一种近乎母亲的专注和期待。这里,是她以心血浇灌出的第一个奇迹。

“奇楠”之名的源起已被村里人所熟知,它源于徐薇发现的罕见奇楠雏形。经过无数日夜的守候、筛选、培育,这个香气更为清甜醇厚、层次更为丰富深邃、油脂含量极高的沉香新品种,终于稳定下来,成为云河村的“绿色银行”,也为徐薇的另一个梦想——“沉香鸭”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灵魂元素。

如果说“奇楠”的培育是漫长等待,“沉香鸭”的美食探索则充满了烟火气里的碰撞与灵感火花。最初在村里的卤鸭小试已赢得赞赏,但这离徐薇心中的“极致美味”还差得远。

她的厨房成了香料的殿堂,一张老旧的八仙桌被瓶瓶罐罐占据:花椒、八角、桂皮、香叶、良姜、草果、肉豆蔻、白芷、小茴香、砂仁,更有当归、党参、甘草、公丁香、山柰等数十味药材。然而,这一次次实验中,总感觉缺少一种直达人心的奇韵。她凝视着后山那片沉香林,一个大胆的想法跃然心头——将“奇楠”注入卤汤!

这个念头让她激动不已。她知道沉香的珍贵,更懂得其香气的霸道与内敛。她小心翼翼地取下“奇楠”树结香部位刮下的薄片和细小碎屑,作为核心秘料加入到那锅反复调试的卤汤基础中。这是对“奇楠”价值的另一种极致延伸。最初只是极少量尝试,那丝若有若无的清甜幽雅、穿透性的凉意,瞬间提升了整个卤汤的层次,与厚重的药香辛香形成了绝妙的平衡与互补。

不知烧糊了多少锅底,淘汰了多少批“作品”,在经历了上百次的微调——特别是沉香用量与投放时机的精准把握后,那一锅终于让她心跳加速、让试吃者闭目回味久久不愿言语的卤汤诞生了!当深枣红色的油亮鸭子出锅,那香气已非纯粹的肉香或卤料香,而是一种复合着清雅、甜凉、深沉、醇厚的奇楠沉香底韵,霸道又含蓄地弥漫开来。